

和平與不安

蔡慧敏

人類追求和平

和平是一樣人類不斷追求的東西：我們渴望世界和平及人與人之間的和睦共處；同時，我們痛恨戰火、傷亡與流離失所。整體而言，和平是一樣美善的好（good）東西，也是我們日夜的盼望，可是，這個好東西彷彿是遙不可及的。

讓我們繼續細察：為什麼和平是「好」的呢？又或說，和平會否是「不好」或「不善」的呢？首先，就字義來說，與和平一詞相關的詞彙都是美好的：平靜、寧靜、平安等詞彙都是形容或解釋一些和平的狀態。此外，我們不會認為和平是會過剩的，例如：我們不會批評某人過份平安、和諧、和藹，或慈詳。¹因此，人類對和平的渴望基本上是一面倒地正面的。

人類是和平的破壞者

縱使如此，人類卻也是和平的破壞者。或許有人會不同意這個說法，質疑我們都只是平民，而不是有能力發動戰爭和擁有核子武器的國家領袖，我們又怎會破壞和平呢？那麼，讓我們反省一下：當我與朋友爭執時，我可不是一個破壞人與人之間的和平破壞者？在生活上，當我們希望得到更多資源而罔顧弱勢者的需要，我們可不是一個破壞公義與和諧的人嗎？更甚的是，當我見到不義卻莫不關心時，和平豈不是因為我的冷漠而被破壞嗎？由

¹ 這方面不排除有個別例子的，就如一些精神創傷者在犯事後會表現得異常或過份平靜。

以上的角度來看，縱使一個沒有權勢的人也可以是和平的破壞者，問題只是在於程度上的差別吧。

此外，戰爭彷彿是一直都會存在的東西。無論是遠古時代的壁畫、各地的歷史典籍甚至是神話小說都紀錄著形形色式的戰爭。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也將和平與戰爭緊扣著：他視和平為「一段[沒有]武裝衝突的寧靜時期」。² 在國家和民族之間的戰爭以外，團體之內或團體與團體之間亦往往充滿爭鬥，這在聖保祿的書信中可見一斑。³ 時至今日，武器的發展和核武的威力不單可以輕易地摧毀整個城市甚至國家，也會對生態和環境造成深遠的影響。那麼，維護和平不單只是國家領袖的責任，卻是每個人應有的本份。

因此，我們有著一個兩難或矛盾：人類一方面渴望和平，另一方面卻破壞和平。要應對這些困難，老生常談當然是修煉不動怒的德行吧，可是這又談可容易呢？

細探和平的字義和意義

讓我們理解和平一詞的字義和意義，以作為釐清問題的基礎。首先，我認為「和平」與「平安」在中文語境中既相似亦有異：和平多用在「人與人之間」的狀態，而平安卻多用於「人內在的心靈」的狀態。可是，外文 *peace*（英文）及 *pax*（拉丁文）卻包含著「人與人之間」及「人的內心」這兩種不同的處境。那麼，單就字義來說，中文的「和平」及英文的“*peace*”的意思已經有著不同之處。因此，對於和平的討論可以不必只局限於人與人

2 Edward M. Keazirian, *Peace and Peacemaking in Paul and the Greco-Roman World* (New York: Peter Lang Publishing, 2014), 20.

3 Ibid., 9-10.

之間的狀態，因為「人與其自身」無論是身體各個部位或身體與心靈之間都需要協調地「和平共處」。

此外，外文亦有其他與和平有相關意義的字詞，例如 tranquillity（拉丁文的“tranquillitas”）或 concord（拉丁文的“concordia”）等字都可形容一些和平、心靈平服或和諧的狀態，而它們的字根卻與 pax 或 peace 是不同的。

可是，希臘文的和平一詞（εἰρήνη），在古希臘羅馬時代的文獻中與個人的安寧平靜卻沒有太大的關連，反之，它與政治上的和平及締造和平有著重要的關係。⁴

由此可見，單單就以上幾種外文對和平已經可以有著不同的理解。那麼，假若我們擴闊對和平的理解，而不局限只利用中文的語境去理解和平，可令我們開展一些理解和平的新幅度，特別是包含個人內心平安那個幅度，藉以嘗試解決以上有關渴望和平與破壞和平的兩難情況。

聖多瑪斯對“peace”的解釋

現在，我嘗試引入聖多瑪斯對“peace”的理解作更深入的討論。⁵ 首先，聖多瑪斯指出「平安」與「欲望」（desire）是有很大的關係的。欲望是動物和人類基本能力（power），為滿足動物和人的需求及維持生命。人類的欲望有很多，例如對食物、愛、金錢、平等、權力等等的渴求，而這些渴求均對應著不同的東西或需要。可是，這些欲望並不一定可以和諧共存的，換言之，欲望

⁴ Ibid., 6.

⁵ 由於聖多瑪斯以拉丁文撰寫其著作，因此，他的文獻是使用“pax”一字。但為方便讀者閱讀及使行文更加暢順，下文我會採用“peace”代替“pax”一字。

與欲望之間可以有著衝突。例如：一個貧窮的父親為著滿足家庭生活的需要對金錢有著強烈的渴望，但是由於他是一個正直的人，他寧可忍受貧窮帶來的不便也不偷不搶，亦希望因此成為孩子的榜樣。在這種狀態下，「對金錢的渴望」與「希望做個正義的人」這兩種欲望令他內心有著強烈的掙扎，聖多瑪斯形容這些情況是內心渴求的失衡（*disturbed*），而這些失衡令到他的內心失去了平安。要解決失衡這個問題，人需要以理智（*intellect*）分辨欲望的好壞、優次或意義等，然後他/她的意志（*will*）需要服從理智的決定，而使其內心重回平安（*peace or tranquillity*）的狀態。⁶

此外，聖多瑪斯亦區分了「平安」（*peace*）與「和諧」（*concord*）這兩個概念：前者是有關於個人內心的層面，而後者是指人與人之間渴求的一致，⁷而這個區分正正就能支持上文所說和平可以有著個人內在的層面這個說法。值得一提的還有兩點：第一，和諧不一定是良善的渴求，例如當兩個人同時有著同一個歪念時，他們/她們雖然能和諧共處（*concord*），可是他們/她們之間是不會有平安（*peace*）的。⁸第二，這個區分看似把「人內在的狀態」視為平安，而「人與別人之間的狀態」視作和諧，可是這並非一個正確的理解。我認為正確的理解卻是「人內在的狀態」與「人與別人之間的狀態」都可以達致平安（即 *peace*），但「和諧」（*concord*）則只用於「人與別人之間的狀態」。換言

6 Thomas Aquinas, *Summa Theologiae*, II-II, q29, a2.

7 必須注意的是，「*peace*」是屬於「個人內心的層面」這個定義是按「*peace*」與「*concord*」的區分而作的，這並非指「*peace*」這字一般只有「個人內心的層面」的意思。

8 *Ibid.*, q29, a1.

之，平安的狀態應該對應著好（good）的東西或內容，而和諧的狀態的內容有可能會是不好（lack of goodness）的。

再者，在聖多瑪斯的另一著作中，亦指出平安有三個層次（order）：「人內在的平安」、「人與主之間的平安」及「人與人之間的平安」。⁹ 這三個層次都是用 pax（即 peace）這個字眼。當這些渴望井然有序時，才能達到聖多瑪斯稱為的「有序的平靜」（tranquillity of order）。¹⁰

綜合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知道中文與外文對和平與平安的理解是錯綜複雜的，此外，聖多瑪斯對“peace”的分析亦為和平一詞開拓了不同層次的意義。引入聖多瑪斯的看法以後，讓我們回到本文前部份所提及的問題：即人同時是渴求和平者與和平破壞者這個兩難。我認為聖多瑪斯的分析起碼可以提供一個解答的方法：人可以同時追求某些方面的平安而忽略其他方面。例如：一個國家領袖的政治權力可以破壞世界的和平，但是他/她卻心神繁亂，並渴求心靈的平安。一個基督徒可以因為自己不當的行為而心繁意亂，或因為自己沒有跟隨基督的教導而生活而感到內疚，可是他/她卻渴望世界和平，也會天天為世界和平祈禱。

此外，我認為聖多瑪斯對“peace”與欲望的連繫亦可以開拓我們對「人的內在思想的不協調」（the unsettled faculties of human mind）的進一步理解。人是能用理智（intellect）分辨欲望（desires）的，而意志（will）亦可以跟隨理智作出正確的決定。但可惜的是，這個協調的狀態是不容易達到的，特別是人類不單

9 Thomas Aquinas, *Commentary on John's Gospel*, §1962. Aquinas says, “the human person can enjoy a threefold peace. One peace is interior, when he is at peace with himself, and his faculties are not unsettled [...]. Another peace is peace with God, when one is entirely conformed to his direction [...]. The third peace is with our neighbour.”

10. Ibid., §1962.

止會為著種種私慾而明知故犯，欲望亦會帶來很多難以抑制的複雜情緒，而破壞了「有序的平靜」（tranquillity of order）。這不單止會破壞人內心的平安，亦會破壞人與主的關係及人與人之間的和平。這一點就正正能解釋為何人既渴求和平，但又同時又會破壞和平。因此，本文的最後部份，我希望可以多探求一種與和平或平安相反的狀態：不安。因為從了解不安，可以幫助我們掌握如何能夠獲得內心的和諧，與自己的心靈好好相處。

平安與不安

如果說「人與主的平安」及「人與別人的平安」都是一個人與他者相處的狀態的話，那麼，「人的內心平安」側是自己與自己相處的一種狀態。如聖多瑪斯所述，當一個人內心平靜時，他/她就能得到平安，但當平靜的秩序被打亂時，他/她就會處於「不安」的狀態。

可是，什麼是不安呢？就字面來看「不安」正正就是「平安」的反面。而英文方面看似比較難有一個確實的字詞去形容“not peaceful”，最貼近「不安」的，我建議使用 **unsettled**¹¹ 這個字，因為它帶有一種不能滿足或不能被滿足以至失衡的意思，同時，它亦相對上文提及 **tranquillity** 的意思。換言之，因為心靈的平靜被打亂了，心裡會感到不安、焦慮、恐懼、驚慌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在中文語境中，恐懼和驚慌是比較容易把握的，皆因每個人都有其恐懼和驚慌的經驗。至於焦慮則比較難以掌握，在廣東話語境中，我們一般會以「驚」來表達焦慮和一些不知如何是

11 由於下文提及《不安的哲學》一書的原著是日文，又沒有英文譯本，所以我提供一個我認為最好的英文翻譯給「不安」這一詞。

好的煩躁情感。因此，相對於恐懼和驚慌，不安與焦慮是比較類近的，而且它們都有一種心亂如麻或不能平靜下來的無力感。

可是，不安未必是對應著一些害怕的事情或壞的東西的。例如當我觀看一套有關生命無常的電影時，我被電影和歌曲打動，亦回憶起身邊好友的離去，我感觸地掉下淚了，心裡不斷感嘆生命的脆弱，也提醒自己珍惜當下。那麼，縱使我的內心是十分不安的，而我的情緒亦被打亂了，但無論是電影本身，又或是我的共鳴情感和我的反省都不是一些壞事。

在《不安的哲學》一書中，日本哲學家岸見一郎解釋了不安的本義及在不同環境下不安的狀態。岸見一郎認為不安是抽象的，他亦引述丹麥哲學家齊克果的說法並認同：「不安的對象是『無』[...] 相對於此，『恐懼』的對象非常具體」。¹² 例如面對一隻惡犬時產生的恐懼，那惡犬就是一個十分具體的恐懼對象。相反，不安的對象是「虛無」，亦沒有特定的對象。不安的人往往感到心跳加速或心亂如麻，人們未必能清楚分辨為著什麼而不安、因為什麼東西而感到不安，又或只會以驚慌來形容這份不安。¹³

此外，岸見一郎亦提供了幾個不安的特質：

無法下定決心的不安：「不安[...]沒有具體的對象，但不安還是能夠造成影響，與恐懼的人不同，不安的人不會馬上採取行動」。¹⁴ 換言之，這是一種不知所措的不安感覺。

¹² 岸見一郎著，林函鼎譯，《不安的哲學》(台北：平安文化有限公司，2022)，頁 22。

¹³ 同書，頁 22-24。

¹⁴ 同書，頁 33。

未來與過去：「不安本應是一種與未來有關的情感，但人亦會因為自己或別人[過去]種種的不是而感到不安」。¹⁵ 那麼，這是一種因以往不好的經驗，而害怕將來重蹈覆轍的不安感覺。

未知之事：「即使沒有遇上災害與疾病，只要未來的人生還充滿未知，就一定會伴隨不安」。¹⁶ 換言之，這是一種對將來不確定的恐懼。

兩個對維護和平的新理解

藉著以上的分析，我希望能夠加強對和平的理解和描述那相對於和平的不安狀態，亦希望可以提出兩個對維護和平的新理解。

第一，維護和平有著保持個人內心的平安的一面。藉著上述聖多瑪斯的三層理解，我們也可以把個人內在的平安視為和平的一種幅度。換言之，和平是每個人「與自己的修好」。這需要個人平日的修維與學習，而並不能只在不安時才去思考那些心靈起伏的戰爭。它包括如何包容內心不同的感受、想法及不足，在理性的分析之餘，也接納內心不同欲望的共存。這份練習還可以細察與分析自己不安情緒的特質。按上列岸見一郎區分的三個向度，我可以從那些方向與自己的心靈和肉體修好呢？是我的心靈還未準備好去下定決心嗎？是我身體曾經受過傷害，又或我的心靈還受著以往不快的經驗而影響嗎？還是我對將來未知之事缺乏客觀知識的理解呢？

¹⁵ 同書，頁 36。

¹⁶ 同書，頁 49。

第二，以上那份維護內心的和平能令我們洞悉自己的不足，亦能把對自己的包容和體諒推己及人，憐憫別人的不足，更包容人與人之間的誤會。因此，和平成為一份推己及人的精神。那麼，維護和平並不單是因為它是一樣好的東西，它亦是一種生活態度，藉著第一身的經驗和感受，我明白每個人要得到這個好東西都是不容易的。這不只是知識層面的增長，更重要的是維護和平是源自一種真心真意的靈性體驗。縱使每個人的不安都會有所不同，但基於我經驗過什麼是不安，我亦起碼知道你都是不好受的，而學習包容和體諒別人。那麼，維護和平再不只是國家領袖的工作，也是每個人可以做的事。¹⁷

參考書目

1. Aquinas, Thomas. *Summa Theologiae*. [Http://aquinas.cc](http://aquinas.cc). Accessed June 6-7, 2024.
2. _____. *Commentary on John's Gospel*. [Http://aquinas.cc](http://aquinas.cc). Accessed June 6-7, 2024.
3. Keazirian, Edward M. *Peace and Peacemaking in Paul and the Greco-Roman World*. New York: Peter Lang Publishing, 2014.
4. 岸見一郎著，林函鼎譯，《不安的哲學》。台北：平安文化有限公司，2022。

¹⁷ 鳴謝盧學賢老師的校對及作出文句上的修飾。